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七回 情侍密語暢蘭閨 倩女幽魂驚虎帳

一曲陽春別有腔，後先唱和兩無雙。他年賢月妻育能嗣，此夜情懷豈易降。

卻說燕夢卿死後，林雲屏悲傷過度，臥病在牀。宣愛娘雖則勉強解勸，卻更是同病相憐。悠悠忽忽，過了仲秋，又早重陽。家家飲菊酒，處處賣花糕。想起去年與夢卿評論菊花，借花自比，今日風景不殊，知心安在？由不得不痛入心肝。因對菊花作悲夢卿的詩一律道：

逸態幽香品獨尊，分明當日舊精魂。
情緣未得陶淫久，愛響空教羅瑞存。
璧玉不垂雙翠袖，金風又到小朱門。
南陽總有延年術，手把霞觴不忍吞。

作完吟誦一番，越覺不快。散步走到夢卿住房的前面，但見鸚鵡棲風，聲吞小院。芭蕉凍露，淚落空階。物改人亡，傷心蒿目。春碗迎出門外，進了東一間屋內，金爐仍舊，徒令空燒。繡佛依然，誰復默對？愛娘見無人在旁，乃說道：「大娘和我議定，業經稟過夫人，你不必搬移他處，且仍在這東一所居住，好生照看順哥。俟大爺回來時，自有區處。他在家日，就說過你不在四娘五娘之下，事皆前定，你須不可執扭了。」

春碗以手拭淚道：「婉兒此心，只在二娘。今二娘既死，此心又在順哥。並無別的念頭，還望三娘原諒。」愛娘道：「二娘在日，早有此意，恐你不允，故未舉行。如今你正好給二娘爭一口氣，以見得你娘兒們的好處。我與大娘雖無甚大病，然平日虛弱，過熱過寒，子息料難指望。四娘、五娘，存心行事，恐不是個長壽人。總有男女，亦未必能振家聲而壯門楣。二娘雖有耿順，卻又先天不足，痘疹未出，亦難並無災殃。有你繼二娘之後，不但順哥的教養成人都要在你身上，就是大娘與我及官人以後事體，還望你幫扶呢。」春碗低頭不語。愛娘又走到西一間屋內去看順哥。汀煙來稟道：「後日有住軍營送恩詔的人起身。大娘叫告知三娘，須寫一家信寄去。」愛娘隨即到雲屏房裡，商量寫寄家書不提。

且說耿朗奉令參贊前鋒營軍務，只一陣季狸便奪了三彭島對面一個小島。此島乃三彭門戶，耿朗大喜，就移寨在島內駐紮。時值仲冬天氣，日短夜長，那日晚與季狸計議軍機。三更以後，耿朗獨坐，施旗滿壁，但聞更鼓之聲。星月一天，不睹塵囂之氣。忽地一陣冷風，帳前燈火暗而復明。從燈後走出一人，穿一套淺淡衣裙，梳一個輕盈鬢髻，行同流霧，立似停雲，雖不笑以不言，卻如怨而如訴。瞪目視之，乃燕夢卿也。耿朗大驚，按劍叱道：「何處山精水怪，假形惑人！我有天子敕命，汝需速退！」言未畢，倏然不見。家丁進帳來問，耿朗托稱魔寐。

家丁扶入後帳安寢，耿朗又復入夢，見夢卿說道：「與君別後，無日不思。今冒險而來，欲一話別耳。」耿朗道：「卿不在家，欲別何往？」夢卿道：「妾自有去處，君不必知。但所不放心者，君之生平，性不自定，好聽人言。現今數百口之家，尚被人播弄得七顛八倒。若後來自秉鈞衡，安知不敗名毀節？妾今日身將永別，不避忌諱，故敢直言無隱。至於君家幼子，君自愛之，妾不敢以兒女私情勞君寤寐也！」耿朗道：「卿既遠來，何乃出此不祥言語？」夢卿道：「你看，大海茫茫，何處是岸？宜早思去路也！」言方畢，只見洪波萬丈卷地飛來，耿朗豁然驚醒，卻又是一夢。早起悶悶不樂，勞謙傳進一封家信，卻係母親康夫人寄來。內中只說上下平安，並無別項言語，耿朗益信夜間之事是妖邪作祟，不以為意。原來康夫人恐耿朗知夢卿凶訃，生起悲傷，有妨公事，故教愛娘寫信之時不提夢卿一字。

再說耿朗一日戰後偶換衣衫，見那軟甲夾縫處有一指寬三寸長白綾帶一條，取出看時，上有綿繡的六個字道：「妾燕夢卿手制。」不由自驚道：「原來此物出自夢卿！我說別人無此妙想，只是我與他參辰數月，起身時又不見他目蹙眉顰，曾怪他有些心懶，如不知竟藏此厚情。若論他才貌，原是五人中第一。初意不過恐他自是自大，要加些裁抑之功，想不到後來見了他面，就由不得生出氣惱。我來時他已懷胎五個月，今已過期，如何信內並未言及？前者我那四首絕句，他若看破，未免又生一番悲思，卻是我太過火處。此後若有便人，須另寄一首，以安其心。」此時耿朗讒語不聞，猜疑漸解，情緣既啟，思念亦生。

是夜之半，又復入夢。夢見三彭前來搦戰，彭倨駕著青虯船，彭質駕著黃龍船，彭矯駕著朱雀船，後面海鯁戰艦蟻聚蜂屯，鼓噪而進。這邊耿朗、季狸放開水寨，分頭迎敵。

季狸在左，耿朗在右，搖旗擊鼓，勇氣百倍。各哨船隻以次進攻，箭弩並用，槍炮齊施。三彭抵敵不住，張慌敗走。耿朗季狸乘勝追殺，三彭兄弟幾乎被擒，急奪小舟逃命。忽地颶風大作，浪滾波翻，官船搖撼，把持不牢。旗幟隨風，刀槍落水。耿朗、季狸大驚失色，官軍膽落號呼震天。

三彭賊船素嫻水性，乘勢收轉，圍殺上來。耿朗挺長矛，季狸揮短劍，領著些不怕死的裨將捨命格鬥。正在危急之際，猛見上流頭無數巨艦衝風破浪而來，前面有兩根素白引軍旗，上繡車輪大金字，左邊繡的是「繡旗女將」，右邊繡的是「錦傘夫人」。耿朗一見，認作是三彭內親二姑姊妹，益發慌懼，以為死在眼前，必無生理。及至相離不遠，見中央坐纛上寫著一個方丈大的「明」字，方知是官軍前來策應，但不知這女將軍是甚麼姓氏。耿朗盡力殺出，衝過引軍旗直至坐纛船下，見纛下坐著一位女元帥，全身甲冑，親播戰鼓。仔細一看，並非別個，正是妻子夢卿。耿朗不由得叫道：「夫人！這支軍馬何處調來？」只見夢卿高聲應道：

「君但知讀書萬卷，不亞南面北城。那知這十萬甲兵，亦是胸中自有。因君不能措用，故今日領來助此一戰。勢不宜遲，君需並力要緊。」耿朗便跳上大船，手拈長矛，指揮眾兵，追拿三彭。是時三彭大敗，各不相顧。夢卿的大船早將青虯船撞翻，彭倨落水，已被左右梟首。

彭質的黃龍船斜刺急攻，要報彭倨之仇。這邊夢卿一陣鼓響，硬弩強弓，箭如雨下，立將彭質射死。當下彭矯逃得無影無蹤，耿朗要開船去尋，夢卿道：「三彭已死。其二，彭矯雖在，已成釜內之魚，不怕他走上天去。且賊眾降者極多，若重重懸賞，彭矯不足擒也。」耿朗依允，傳下號令，果然有人割了彭矯的首級來降，耿朗大喜。正在指揮三軍剿除餘寇，猛聽得夢卿大叫一聲，七孔出血，拋了旗鼓，倒地而死。兵眾無了旗鼓，登時散亂。只見春碗頂盔貫甲，從艙內跳出，搖旗擊鼓，軍威復振。耿朗大諒，被鼓聲一嚇，醒卻亦是夢。耿朗自想道：前者現形之後，夢見他時，說的話大是不祥。今日所夢，又倒地而死。大約二娘在家竟有些不妥，或是胎前，或是產後，俱不可知。況且家信內各房俱有些說話，而二娘獨無，此分明是林、宣兩人恐分了我的心，故不明言之耳。至於春碗亦頂盔貫甲，搖旗擊鼓，大約此人將來必有大福澤，真不在四娘、五娘之下也。

正是這一來有分教：多情多愛，全現出失意之悲。將信將疑，可漸開櫻心之惑。